

现代汉语兼语构式的

概念套叠研究

刘云飞
著



科学出版社

现代汉语兼语构式的概念套叠研究

刘云飞 著

本书为 2016 年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现代汉语兼语式组配认知模型的建构研究”（2016025）结项成果，受到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资助。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构式视角解释现代汉语特殊句式认知机制的理论,共分七个部分。绪论界定了本书兼语构式的范围;第二章梳理了相关研究现状,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第三章建构本书的理论框架:概念套叠模型,用以统一解释兼语构式的语义建构机理;第四章基于已有分类方式的不足,从心智表征层面面对兼语构式重新分类;第五章论述概念套叠运作的前提;随后两章分别阐释了致使类和阻止类兼语构式,以及助成类和伴随类兼语构式的概念套叠运作机制。本书在概念套叠模型的建构过程中,既借鉴西方学界相关理论,也有创新,“量体裁衣”而不“削足适履”。基于语言事实,尝试进一步修补、发展相关理论。这有助于推动建构适合汉语特殊句式的理论框架,对建立适合现代汉语语法体系的理论框架也大有裨益。

本书适合西方语言学理论的研究者、汉语研究者,以及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兼语构式的概念套叠研究 / 刘云飞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03-058316-1

I. ①现… II. ①刘… III. ①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IV. ①H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4622 号

责任编辑: 郭亚会 / 责任校对: 孙婷婷

责任印制: 张欣秀 / 封面设计: 铭轩堂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 年 7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B5

2018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5 1/2

字数: 270 000

定价: 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序

现代汉语兼语构式在句法层面体现为 $N_1+V_1+N_2+V_2$ ，其中， N_1 在特定语境中可以省略； V_1 称作“兼语动词”，其数量有限； N_2 既是 V_1 的宾语同时又兼任 V_2 的主语，称作“兼语成分”。例如，在“我叫他来”中，“他”既为“叫”的宾语，也是“来”的主语，因此，“他”为兼语成分，整个句式称作“兼语构式”。兼语构式的独特表达形式鲜活地彰显了汉族对现实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心理踪迹。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对它进行深入探索，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该构式的成因，也有益于推动建构适合分析汉语特殊句式的理论框架。

目前，学界有关兼语结构的认知研究较为少见，将其视为构式单位进行的阐释更为鲜有。零星的已有认知研究也缺乏鲜明的理论框架，且在研究过程中未能充分关注汉语界的已有成果，因此解释力也难免存在种种局限。另外，汉语界和外语界在兼语构式的研究方面仍存在吕叔湘先生所说的“两张皮”现象。为此，刘云飞的书稿《现代汉语兼语构式的概念套叠研究》在弥补上述缺陷方面做出了努力。今年，我十分高兴地得知该书稿即将出版，欣然为其作序。

该书运用西方认知构式语法较为系统地研究现代汉语兼语构式，立论清新，分析深入，语料翔实，很有见地。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刘云飞较好地贯彻了博士研究的基本原则：既有传承，也有修补，更有创新。我认为，作者所提出的“概念套叠模型”可用以较好地解释兼语构式的句法成因和认知机制。

该书的新颖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理论探索，有所创新。刘云飞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反思了已有研究之不足，认为国人在研究中不可照搬西方理论，当有创新。他从兼语构式的句法套叠特征入手，有机地结合了认知语言学中的构式语法和认知心理学中的力量理论，建构了自己的“概念套叠模型”，用以分析兼语构式的组配过程。他根据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得出兼语构式的认知成因在于：生活中的套叠行为（对现实的互动体验），据此形成了概念层面上的套叠（认知加工）。这样就能较好地解释已有研究中若干难以说明和归类的现象，这可

谓是本书在理论建构和用法解释方面的一大突破。

值得称道的是，刘云飞在研究中还坚持走“洋为中用、汉外结合”的研究之路。他在运用西方理论研究兼语构式的过程中还兼顾了汉语界已取得的相关成果，这为我国汉语界（擅长语料分析）和外语界（追寻前沿理论）的“对话与交流”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有效途径。

第二，分析系统，解释细致。刘云飞首先基于汉语界已有兼语构式分类方式之不足，以该构式所述事件中力量关系的心智表征为基础，将其重新划分为“致使、助成、阻止、伴随”四类，随后分门别类地解释了它们在概念套叠模型中的认知机制和运作过程，并且依据压制的方式和程度将其进一步解析为双向压制型、单向压制型、无压制型，这显然是对构式语法中的“压制观”的一个发展。

刘云飞还认为，汉语兼语构式在实现概念套叠时的主要方式为“相互依存”关系，而非“自主/依存”关系。这既是对 Langacker 所倡导理论的一个修补，也为兼语构式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范式。

第三，封闭语料，数据可靠。刘云飞在理论建构的基础上还认真学习了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建构了目前已知的最大规模的兼构式语料库。他依据《汉语动词用法词典》中所标注的 194 个兼语动词，在国家语委现代汉语语料库和北京大学汉语语料库中筛选出满足兼语构式定义的语例，再加上已有文献中所用的例子，每个兼语动词约取 50 条例句，共得 11 656 条，这为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支撑。

该书在语料分析过程中，既有借鉴，也有创新，取“量体裁衣”之策而舍“削足适履”之法。刘云飞在充分尊重语言实际表达的情况下，通过语料分析进一步修补和发展了相关理论，扩大了“压制、相互依存、力量构型”所涉范围。这既有助于推动建构适合分析汉语特殊句式的理论框架，也有利于构式理论的继续发展。

正如他在书中所坦言的，该书只是初步的尝试，在历时研究、语料内容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特别是，还需探讨该书所倡导的视角、方法和相关结论是否能适用于其他现代汉语特殊构式。我对他的坦诚态度表示认可，也希望刘云飞在探寻语言秘密的道路上不畏艰辛，不断前进，取得更大的成就。

王 寅

2018 年 4 月 18 日

前言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任务越来越迫切，汉语语法体系中特殊现象的合理解释也越发重要。现代汉语特殊句式，如兼语句、把字句、被字句、存现句等，通过其独特的表意方式，鲜活彰显了汉族对现实世界独特的认知现实的踪迹和结果。虽然汉语界对特殊句式研究较多，成果相当丰富，但总体来看，描写性的分析不少，解释性的研究不多，运用当代语言学理论，从认知、心理、神经等角度进行的研究更为罕见。这些特殊句式种类繁多、特点各异，难以基于当代语言学理论一次性深入分析其所有类型，可先选取某一类句式作深入探究，然后再逐步推进到其他特殊句式。“兼语式集中地反映了现代汉语句型的特殊之处，对兼语式的研究能有所突破，会给汉语句型的归类与分析带来好处。”（邢欣，2004：3）笔者认为，可先以兼语式为突破口，尝试性作管窥全局式分析，然后再将相关研究扩大到其他特殊句式。

现代汉语兼语构式既为日常交际中的常用句式，也属汉语表达中的特殊句式，迄今为止，学界对兼语构式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大半个世纪，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整体上，已有研究在视角和方法方面尚存深入改进的空间，尤其在理论建构方面仍缺乏大的突破。多数研究者或侧重对兼语构式进行描写和分类，缺乏解释；或仅关注形成这种构式的内部原因，却忽略促成其形成的外部影响（特别是人们对现实感知体验和认知加工的过程）；更多学者仅限于通过“个案剖析”“信手举例”的方式得出相关结论，这给人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难以将各种纷繁的兼语构式特征条分缕析。能够依托大型封闭语料库对纷繁芜杂的语言特征进行系统爬梳和分析的研究较为罕见，更鲜有研究能够基于“现实—认知—语言”这一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原理建构理论框架，深入分析形成兼语构式的认知机制和动因。

鉴于此，本书建立目前已知最大的现代汉语兼语句式语料库，基于语料分析认为无法套用西方语言学主流理论阐释该种句式。本书融合认知心理学中的力量（Force）观（来源于认知语义学）和广义的认知构式（Construction）观，从兼语

式的句法套叠特征在概念层面的理据分析和建构过程切入, 尝试提出新理论——“概念套叠”模型 (Conceptual Overlap Model), 研究形成该句式的组配机理以及准入条件等问题, 以期更深入地剖析兼语式的成因, 解析此类句式鲜明的汉语区别性特征, 进一步促进现代汉语特殊句式研究的发展。

本书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四点:

- (1) 建构了概念套叠模型, 并细化出该模型中的前提条件和运作过程;
- (2) 为解决句式组配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 (3) 提出存在语法句式之间的压制和相互依存现象;
- (4) 运用概念套叠模型中的力量观对兼语句式重新分类。

本书的研究具有以下意义:

(1) 有助于建立现代汉语特殊句式整体语形和整体语义对应的观念, 以满足和推动日益发展的自然语言生成、理解及机器翻译中句子整体认读和整体理解的工程技术需要;

(2) 可检验西方相关认知、心理理论的适用性, 并做出尝试性的修补和发展;

(3) 对认知机制, 以及语言类型学的研究大有裨益。有助于建构以原型认知句为鉴别标志的“句位一句式”系统。

本书的阐释只是初步的尝试, 在历时研究、语料规模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特别需要进一步研究本书的研究视角、方法, 以及所得相关结论是否能用于其他现代汉语特殊句式。

刘云飞

2018年5月3日

目 录

序

前言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句法特征	3
第二节 语义特征	6
第三节 语用特征	8
第二章 兼语构式的研究现状	13
第一节 传统语法视角下的兼语构式	13
第二节 结构主义视角下的兼语构式	23
第三节 转换生成语法视角下的兼语构式	26
第四节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兼语构式	32
第五节 小结	42
第三章 理论框架的建构	45
第一节 理论基础	45
第二节 本书的理论框架概述	68
第三节 个案分析	73
第四节 小结	85
第四章 概念套叠理论框架下兼语构式的分类	87
第一节 已有分类及其不足	87
第二节 对兼语构式的再分类	93
第三节 不同类别兼语构式之间的关系	115
第四节 类别中的原型及兼语构式的构式义	119
第五节 小结	120
第五章 概念套叠的前提条件	123
第一节 成分构式中的识解方式	124

第二节 成分构式之间的识解适配关系	132
第三节 语境对识解效果的“腐蚀”	139
第四节 小结	145
第六章 致使与阻止类兼语构式中概念套叠的具体运作方式	147
第一节 致使类兼语构式中概念套叠的具体运作方式	147
第二节 阻止类兼语构式中概念套叠的具体运作方式	169
第三节 小结	190
第七章 助成与伴随类兼语构式中概念套叠的具体运作方式	194
第一节 助成类兼语构式中概念套叠的具体运作方式	194
第二节 伴随类兼语构式中概念套叠的具体运作方式	204
第三节 小结	217
参考文献	220
附录	232

第一章 绪 论

现代汉语兼语构式的句法结构为 $N_1+V_1+N_2+V_2$ 。 N_1 在特定语境中可省略； V_1 为兼语动词，数量有限； N_2 兼任 V_1 的宾语和 V_2 的主语，故为兼语， V_2 为谓词性成分，例如：

[1-1] 我叫他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1952：23）

在例[1-1]中，“他”为兼语，兼任 V_1 “叫”的宾语和 V_2 “来”的主语。

刘复（1920：11）最早注意到这种现象，并分析了如下例句：

[1-2] 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刘复，1920：11）

他认为，在例[1-2]中，“之”是单格代词，只做“亲、爱”两字的受格；“其”为兼格代词，一面做“欲”字的受格，一面又做“富、贵”两字的主格。

吕叔湘（1953：67）把这类表达称为“递谓式”，并指出这一句式的特点体现为，两个动词不属于同一主语，且第一个动词的宾语为第二个动词的主语。王力（1954：189）则用“递系式”命名该类结构，并做出如下定义：

凡句中包含着两次连系，其初系谓语的一部分或全部分即用为次系的主语者，我们把它叫做递系式，取“递相连系”之意。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1952：23）使用“兼语式”这一名称，根据他们的观点，兼语式由两个主谓结构套在一起形成，如例[1-1]由两个主谓结构“我叫他”和“他来”套在一起形成，两者套在一起后，主谓结构“他来”中的“他”既是“叫”的宾语，又兼任“来”的主语。目前，在汉语界的相关研究中，“兼语式”的提法占据主流地位。

邢欣（2004：3）指出：

兼语式集中地反映了现代汉语句型的特殊之处，对兼语式的研究能

有所突破，会给汉语句型的归类与分析带来好处。

兼语构式所体现的特殊句型吸引了不少语言研究者的关注，他们从各自不同的关注点切入，对该构式的分类与规范、历时演变过程、构成方式与表义特征、形成理据和形成过程等方面进行探究，积累了大量的成果。然而，从整体上看，已有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对语料的分析不够充分。兼语表达纷繁多样，但已有研究主要基于“信手举例、个案剖析”得出相关结论，这似乎给人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鲜有研究者依靠大量封闭语料对复杂多样的兼语表达现象进行系统爬梳，研究该现象背后的认知动因和机制。

第二，侧重语言内部结构，忽略外部影响。大多数研究者主要以语言内部构成为主体分析兼语构式，忽略促成该构式的外部影响（特别是人们对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过程）。如此，难以对兼语表达背后的认知动因和机制进行深入剖析和充分解释。

第三，汉语界和外语界各自为政，缺乏沟通。汉语界对兼语表达的研究有较长的历史，对兼语表达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述和分类，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发现。但外语界对汉语界的不少重要发现及观点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往往基于西方语言学理论另起炉灶对兼语表达进行分析。这样一来，汉语界重描写，轻解释，理论建构没有大的突破；外语界虽然长于解释，但由于忽视汉语界的相关发现，其理论解释也缺乏广泛的适用性。

按照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语言是人们在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的”（王寅，2011：30）。语言的形成和发展遵循“现实—认知—语言”这一基本原理，该原理的主要思想体现为：

语言是思维的窗口，认知是现实与语言的中介，现实通过认知这个中介对语言发生作用，语言是认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语言对认知和现实具有一定的反作用。（王寅，2007a：8）

可见，人与现实的互动是兼语构式产生的初始动因。受该动因的影响，人们会调用心智中已有的语言知识进行组配，由此形成兼语构式，以满足表达和思维的需要。基于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的观点，语言知识的基本表征单位是构式（Construction），构式以形（包括语音、书写、词法、句法乃至语篇等

信息)及义(包括语义、语用、语篇功能等信息)配对体的形式存储于心智中。构式语法理论避免了单纯从形式或语义角度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的局限,并为各层面语言现象的分析提供了统一的解释方案。从构式语法的角度观之,所谓的“兼语式”也可被视为一种构式单位,其形成过程主要体现为两个成分构式的组配。

基于以上考虑,本书以汉语大型语料库(北京大学汉语语料库、国家语委现代汉语语料库)为语料来源,仔细审视力量观和构式观(包括识解观、压制观、互存观)的优点和不足,尝试提出新的理论——“概念套叠”模型,以解释现代汉语兼语构式形成的认知动因和机制,同时也尝试基于语料分析进一步修补和发展本书所涉及的相关理论。

要提供合理解释,首先需界定兼语式范围。对于什么是兼语式(本书称为“兼语构式”),语言学界历来众说纷纭,众多研究者对这一语言现象的界定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讨论,虽然成果颇丰,但相关文献比较混杂和零散。各种结论要么基于不同视角得出,要么相互冲突,一直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本书认为,要深入了解兼语构式还需梳理相关文献,整合已有成果,全面把握该种构式在句法、语义以及语用方面的特征,如此方能多角度审视兼语构式的本质,并对其做出合理的界定。

第一节 句 法 特 征

陈建民(1960: 101)将兼语式描写为动宾结构和主谓结构套在一起,例如:

[1-3] 让他哭吧,一会儿就好了。(陈建民, 1960: 101)

陈建民认为,兼语式“让他哭吧”是动宾结构“让他”和主谓结构“他哭”套在一起形成的。吕叔湘(1979: 84)持相同观点,图 1-1 为其所示的兼语式结构图。不少学者(胡裕树、范晓, 1995: 354; 邢福义, 1996: 135; 刘月华等, 2004: 708)持相同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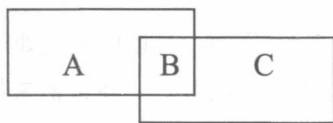


图 1-1 吕叔湘所示兼语句式法结构(吕叔湘, 1979: 84)

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兼语式是两个主谓结构套在一起，持该观点的除了上文所提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还有丁声树等（1961：112）、赵遵礼（1983：172）等。图 1-2 为赵遵礼（1983：172）所示的兼语式结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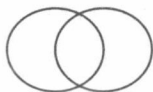


图 1-2 赵遵礼（1983：172）所示兼语式句法结构

以上两种观点并不冲突，如果将兼语式中的 N_1 省略便是动宾结构套主谓结构，如果不省略则是两个主谓结构套在一起。

也有研究者采用两个结构套叠的观点来描述兼语式的句法结构，认为兼语式中两个句法结构套在一起，并在兼语处重叠（严戎庚，1998：116；张登岐，2005：184；齐沪扬，2007：346；黄晓冬，2009a：41）。本书认为“套叠”更能贴切地反映图 1-1 和图 1-2 中兼语式的句法特征。

并非所有的 $N_1+V_1+N_2+V_2$ 都可以被看作是兼语式的句法结构。兼语式显著的句法特征是， N_2 在句法上既是 V_1 的宾语，又兼任 V_2 的主语。可通过以下方式鉴别 N_2 是否兼任两种句法角色，并由此将兼语式与其他同样体现为 $N_1+V_1+N_2+V_2$ 的句式区分开。

首先，兼语式中，只能在兼语（ N_2 ）后有停顿，且停顿之处可以插入状语成分（陈建民，1960：103；宋玉柱，1986：94-95；刘月华等，2004：716）。

例如：

[1-4] a. 我请他 $\vee$ 来作报告。/我请他[明天]来作报告。

*b. 我请 $\vee$ 他来作报告。/我请[明天]他来作报告。（宋玉柱，1986：94-95）

在例[1-4]中，“ $\vee$ ”表示停顿，a 是可以被接受的表达，这类例句中的停顿位于 N_2 之后，且可以在 N_2 后插入状语；b 是不合理的表达。可见，在“我请他来作报告”中，停顿只能位于 N_2 之后，且该停顿之处可以插入状语，由此可以判断出该例中的 N_2 （“他”）为兼语成分，“我请他来作报告”为兼语式。

主谓词组作宾语的句式在句法结构上同样可以体现为 $N_1+V_1+N_2+V_2$ ，但该种句式中停顿可以在 V_1 后，也可以在 N_2 后，且停顿处可以插入状语（宋玉柱，1986：

94)。例如:

[1-5] a. 我们希望 V 他来作报告。/我们希望[明天]他来作报告。

b. 我们希望他 V 来作报告/我们希望他[明天]来作报告。(宋玉柱, 1986: 94)

上述两例都为合理的表达。在“我们希望他来作报告”中, 停顿既可以在 V_1 后, 也可以在 N_2 后, 且停顿之处可以插入状语。由此可以得出, 该表达中的 N_2 不是兼语, 该表达属于宾语从句, 而非兼语式。

其次, 兼语式中包含 V_2 的部分不能提到句首(赵元任, 1979: 71; 刘月华等, 2004: 715)。例如:

[1-6] a. 他让我明天去吃饭。

*b. 明天去吃饭, 他让我。(刘月华等, 2004: 715)

在例[1-6]中, a 为合理表达, 但如果将该例中包含 V_2 的部分“明天去吃饭”提到句首, 变为例[1-6]b, 该表达是不合理的。故例[1-6]a 中的 N_2 (“我”) 为兼语成分, 该例句为兼语式。

双宾语结构在句法上也可以体现为 $N_1+V_1+N_2+V_2$, 但双宾语中的直接宾语可以提到句首(刘月华等, 2004: 715)。例如:

[1-7] a. 他告诉我明天去上海。

b. 明天去上海, 他告诉我。(刘月华等, 2004: 715)

依照刘月华等的观点, 例[1-7]中 a 为双宾语结构, 该例中的 N_2 (“我”) 为直接宾语成分, 而非兼语成分。与此类似, 在主谓结构作宾语的句式中, 宾语小句可以移到句首, 而兼语句式无法将包含 V_2 的成分移到句首, 这也是区分兼语式和宾语小句表达的另一种方法(赵元任, 1979: 71)。例如:

[1-8] a. 你想我怎么办呐?

b. 我怎么办呐, 你想?

[1-9] a. 你叫我怎么办呐?

*b. 我怎么办呐, 你叫?(赵元任, 1979: 71)

在例[1-8]中, a 是主谓结构“我怎么办”作宾语的句式, 该宾语小句可以移到句首, 形成例[1-8]中的 b。但例[1-9]中例句 a “你叫我怎么办呐”为兼语式, 如果将包含 V_2 的成分移到句首, 则会形成例[1-9]中 b 这一不合理表述。

以上是兼语式的整体句法结构特征, 不同研究者在这方面达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 但具体到 V_2 的句法成分上, 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看法。张志公(1953: 194)等指出, 兼语式中的 V_2 只能是动词性成分; 吕叔湘(1953: 67)、范晓(1998: 88)、邢欣(2004, 21-22)等则认为兼语式中的 V_2 通常是动词性成分, 但有时也可由形容词性成分充当; 而依据陈建民(1960: 101-103)、赵元任(1979: 73)、李临定(1986: 137)、刘月华等(2004: 708)等的观点, 兼语式中的 V_2 多数情况下由动词性的成分担任, 少数情况下也可以体现为形容词性和名词性成分。例如:

[1-10] 我喜欢小刘老实。(陈建民, 1960: 102)

例[1-10]中的 V_2 由形容词“老实”充当。陈建民(1960)从两个方面证明兼语式中的 V_2 可以是形容词性的成分和名词性的成分。一方面, 例[1-10]中的“小刘”既是“喜欢”的宾语, 又是老实的主语, 为兼语成分。另一方面, 这里只能在“小刘”和后面产生停顿, 这也是兼语式的显著特征之一, 与主谓结构作宾语的句子不同。本书采纳陈建民等的观点, 所研究的兼语构式中 V_2 涉及动词性、形容词性和名词性成分。

第二节 语义特征

兼语构式中的兼语成分(N_2)在句法上既是 V_1 的宾语又是 V_2 的主语, 该成分在语义层面同样具有双重身份。

名词性的句法成分在语义上可体现为主事和客事(范晓, 2003)。主事是活动、动作、状态、性质、变化等的主体; 主事又可分为施事、系事、经事、起事等。施事是动作的发出者; 系事指性状的系属者; 经事指心理、认知、遭受、经历等方面的经验者; 起事指双方关系中的起方, 也就是在表关系的结构中被说明的事物。客事指谓语成分所支配的客体, 可进一步细分为受事、涉事等。受事是施事动作直接涉及的已经存在的客体; 涉事指经历、心理、遭遇等涉及的客体。例如:

- [1-11] a. 小明笑。
 b. 麦苗绿油油。
 c. 她恨他。
 d. 她是北京人。
 e. 我买书。
 f. 我认识她。(范晓, 2003: 3)

例[1-11]a中的“小明”为施事; 例[1-11]b中的“麦苗”为系事; 例[1-11]c中的“她”为经事; 例[1-11]d中的“她”为起事; 例[1-11]e中的“书”为受事; 例[1-11]f中的“她”为涉事。

兼语构式中的兼语可充当两种不同的语义成分。例[1-1]“我叫他来”中的“他”既是“叫”的受事, 又是“来”施事; 例[1-10]“我喜欢小刘老实”中的“小刘”兼任“喜欢”的涉事和“老实”的系事。

不同研究者在 V_1 与 V_2 的语义关系方面持有不同的观点。部分研究者, 如宋玉柱(1986: 85)、刘月华等(2004: 708)认为, 在兼语式中 N_1 与 V_2 不发生直接联系, 如在“我叫他来”中, “我”不“来”, 而是“他来”。

陈昌来(2000: 175)则认为兼语式中 N_1 与 V_2 可发生直接联系, 例如:

[1-12] 校长陪同市委书记参观了新校区。(陈昌来, 2000: 175)

在例[1-12]中, “校长”“市委书记”都“参观了新校区”, “校长”(N_1)和“参观”(V_2)发生了直接的语义联系; 陈昌来称这类表达为兼语、连动融合句, 并将其视为兼语式的一个类别。

李春艳(2011: 37)将 N_1 与 V_2 发生直接联系的兼语式称为协同类兼语式, 例如:

[1-13] 将军率领战士们冲进了敌人的战壕。(李春艳, 2011: 22)

在例[1-13]中, 不仅“战士们”冲进了敌人的战壕, “将军”也冲进了敌人的战壕, 这时 N_1 与 V_2 发生了直接的语义联系, “将军”和“战士们”的行动协同一致。

此外, 吕叔湘(1980: 514)、黄锦章(2004: 102)、邢欣(2004: 70)等在分析兼语式时都认可 N_1 与 V_2 发生直接联系的情况; 《汉语动词用法词典》(孟

琮等, 2005) 在例示兼语动词的用法时也涉及该种现象, 例如:

[1-14] 你陪代表团上长城游览。(孟琮等, 2005: 275)

在例[1-14]中, N_1 与 V_2 发生了直接的语义联系, 不仅“代表团”上长城游览, “你”也一起上长城游览。

本书认为, 陈昌来等的观点完全符合兼语构式的特征, 所谓 N_1 与 V_2 不能发生直接语义联系的看法纯属人为设定, 没有充分的理据。现以例[1-13]“将军率领战士们冲进了敌人的战壕”为例进行说明。

首先, 与主谓结构作宾语的句式以及双宾句式不同, 该例中包含 V_2 的成分, 如果移到前面则会形成不能被接受的表达:

[1-15] *a. 冲进了敌人的战壕, 将军率领战士们。

*b. 战士们冲进了敌人的战壕, 将军率领。

其次, 该例不仅在 N_2 后产生停顿, 且能在该停顿处插入状语成分。但不能像主谓结构作宾语的句式那样, 在 V_1 后也能产生停顿, 并可在该处插入状语成分:

[1-16] a. 将军率领战士们[快速地(在凌晨)]冲进了敌人的战壕。

*b. 将军率领[快速地(在凌晨)]战士们冲进了敌人的战壕。

最后, “战士”(N_2) 在句法上既是“率领”(V_1) 的宾语, 又是“冲进了敌人的战壕”(V_2) 的主语, 在语义上也兼任“率领”的受事和“冲进了敌人的战壕”的施事。基于以上考虑, 本书所研究的兼语构式也涉及 N_1 与 V_2 发生直接联系的情况。

第三节 语用特征

在语用层面, 兼语构式包含两个话题, 且兼语成分兼任话题和述题双重身份(李香玲, 2011: 41-45)。例如:

[1-17] a. 你又逼他。

b. 你又逼他用功。(李香玲, 2011: 41)

根据李香玲的观点, 例[1-17]a 为单话题句, 该例中, “你”为话题, “逼他”对“你”进行描述。例[1-17]b 为兼语构式, 涉及两个话题。“你”为句子的主语